

朱子新學案

錢穆

第四冊

朱子新學案

111
B42
682

朱子之易學

朱子經學，於詩於易，特所究心。其治易，多創闢深通之見。語類有曰：

漢書，易本隱以之顯，春秋推見以至隱。易與春秋，天人之道也。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。春秋以形而下者說到那形而上者去。六七

又曰：

易是箇空底物事，未有是事，預先說是理，故包括得許多道理。看人做甚事，皆撞著。三四

又曰：

詩書禮樂，皆是說那已有底事，惟是易，說那未有底事。七五

問：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，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，大好看。曰：經解說潔淨精微，易之教也。也不知是誰做。伊川却不以為然。據某看，此語自說得好。易之書，誠然是潔淨精微。他那句話都是懸空說在這裏，都不犯手。如伊川說得都犯

手勢。引舜來做乾卦，乾又那裏有箇舜來。當初聖人作易，又何嘗說乾是舜。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，都被人說得來事多，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。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，何嘗有實事。如春秋便句句是實。如言公卽位，便真箇有箇公卽位。如言子弑父，臣弑君，便真箇是有此事。易何嘗如此。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，因數以推數。因這象數，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，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。六七

此三條，引春秋以比易，兩書之分別顯，而易之爲易自易知。以今語說之，春秋是一部史學書，而易則是一部哲學書。春秋重在記事，易則說理。又是懸空而說，並不定牽著在事上說，故曰潔淨精微是易教。易理之基礎，則建立在象數上。把握此意，則自知治易之綱領。

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，九二爲舜佃漁時，九三爲玄德升聞時，九四爲歷試時，何以見得？曰：此是推說爻象之意，非本指也。讀易若通得本指後，便儘說去，儘有道理可言。問本指，曰：易本因卜策而有象，因象而有占，占辭中便有道理。如策得乾之初九，初陽在下，未可施用，其象爲潛龍，其占曰勿用。凡遇乾而得此爻者，當觀此象而玩其占，隱晦而勿用可也。它皆倣此，此易之本指也。潛龍則

勿用，此便是道理。故聖人爲彖辭象辭文言，節節推去，無限道理，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。然非易本義也。先通得易本指後，道理儘無窮，推說不妨。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，則失易之本指矣。六七

又曰：

易之爲書，廣大悉備，人皆可得而用，初無聖賢之別。伊川遂卦解釋，却分作聖人之卦，賢人之卦，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。古者又何嘗有此，不知是如何。六八

記得有人問程子，胡安定以乾九四爻爲太子者，程子笑之曰：如此，三百八十四爻，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。此說極是。及到程子解易，却又拘了。六八

伊川著易傳，乃其畢生唯一著述，有人問伊川，聞有五經解，已成否？曰：惟易須親撰。其重視如此。此下理學家皆極重此書。惟朱子意實不以爲然。朱子意，易本爲卜筮書，其義理卽寓於卜筮而見。卜筮之判吉凶則本於象。讀易者貴能先因其辭而明其本指，然後可以推說。伊川易傳則只是推說，若卽以所推說者認爲是易之本指，則推而益遠，不可以言易。此乃朱子易本義之所爲作。

語類又曰：

易中詳識物情，備極人事，都是實有此事。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，不曾應接世變。一旦讀此，皆看不得。七二

上言易中說話都是懸空說，非有實事，此條又言都是實有此事，語若相反，實是一致。如乾初爻潛龍勿用，即是實有此事，但不可認定爲只是舜之側微時。潛龍指人事之大通。舜側微時，乃是其中一例。不得謂易乾之初爻，其本指卽爲舜而發。

說經有本義，有推說義。朱子意，先明本義，乃可推說。儘可推說，然非本義。於此必當辨。伊川嘗謂古之學者，先由經以識義理，後之學者，却須先識義理，方始看得經。若果如此，學者自以所識之義理來看經書，自可卽以所識之義理來解經說經。此處乃朱子與伊川對經學上之意見相異。然學者究當如何先識義理，伊川之狀明道則曰：反求之六經而得之，則仍是由六經明義理也。惟程門諸賢尊其師說，則不免多以得自師門之義理來看經說經，而其說乃不免於多誤。朱子多糾程門，亦糾及二程，然多糾其誤解經義，亦有糾其所說義理非正。然朱子又謂橫渠二程，多有發孟子所未發。可見義理不限於經書，經書之外，儘可有新義理絡續發現。朱子糾二程解經有誤，然謂其所解義理可存。故解經與說理兩事，可合可分。讀經亦僅是格物窮理中一項目，學者必先深究朱子格物窮理之教，庶

可於此等處無所拘礙，而得其會通也。

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諫有曰：

易之爲書，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，大小精粗，無所不備，尤不可以是內非外，厭動求靜之心讀之。

易既多懸空說，而又無所不包。若學者不會應接世變，只在燈窗下，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，則看不見易之本指。此義極深微，但亦首當瞭解，乃可以言易。

又文集卷四十七答呂子約有云：

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，此固指書而言。自仰觀俯察以下，須是有人始得。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。

又文集卷四十三答陳明仲有曰：

經書難讀，而易爲尤難。未開卷時，已有一重象數大概工夫。開卷之後，經文本義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，令人看得意思局促，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。鄙說正爲欲救此弊。

易多懸空說，而不當以懸空讀之。故謂不會應接世變，只在燈窗下，以是內非外求靜厭動

之心讀易，必無當也。然易中所包，又被前人硬說殺了，一事只是一事，又於何而見其無所不包之所在。抑且易之爲書，乃有人仰觀俯察，窮理盡性，而始有此一套開物成務之活法。故亦必待其人而後易可讀。易書難讀，而能讀易之人則更難。

上引諸條，爲朱子論易最重要處。此下當分別說之。

朱子於易，雖多創造之見，而無不有其精確細密之論證。謂易是卜筮書，最爲大膽創論，然可於易書之版本上得其證。刊行古易，其事始於東萊。東萊刊古易，有書後一篇，其文曰：

自康成輔嗣合象彖文言於經，學者遂不見古本。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，將以復於其舊，而其刊布離合之際，覽者或以爲未安。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，復定爲十二篇。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。

文署淳熙八年五月。同年八月東萊即逝。翌年，朱子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，見文集卷八十二。其於易則曰：

右文經傳十二篇，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。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，皆因吉凶以示訓戒，故其言雖約，而所包甚廣，夫子作傳，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

已。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，學者便文取義，往往未及玩心全經，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，於是一卦一爻，僅爲一事，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，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。若是者，熹蓋病之，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，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。又文集卷六十六有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，其文曰：

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，施孟梁丘三家。顏師古曰：上下經及十翼，故十二篇。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。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。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，自費氏始。其初費氏不列學官，惟行民間。至漢末，陳元鄧康成之徒學費氏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。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，宜相附近。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。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，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。古經始變於費氏，而卒大亂於王弼，惜哉。

熹按：正義曰：夫子所作象辭，元在六爻經辭之後，以自卑退，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。及王輔嗣之意，以爲象者本釋經文，宜相附近，其義易了，故分爻之象辭，各附其當爻下言之，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。然其言夫子作象辭，元在六爻經辭之後，則晁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。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，似亦

有所未盡。

奈何後之儒生，尤而效之。杜預分左氏傳於經，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，是其明比也。揆觀其初，乃如古文尙書，司馬遷班固序傳，揚雄法言序篇云爾。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，與學官書不同，概可見矣。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，則又效小王之過也。劉牧云：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，尊君也。石守道亦曰：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，小象係逐爻之下，惟乾悉屬之於後者，讓也。嗚呼！他人尙何責哉。

熹按：詩疏云：漢初爲傳訓者，皆與經別行。三傳之文，不與經連。故石經書公羊傳，皆無經文。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，亦與經別。及馬融爲周禮注，乃云欲省學者兩讀，故具載本文，而就經爲注。據此，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，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，十二卷之古經傳也。所謂注連之者，鄭氏之注具載本經，而附以彖象，如馬融之周禮也。晁氏於此，固不如呂氏之有據。然呂氏於經傳之次第，所以與他卦不同者，則無說焉。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時，猶若今之乾卦，而卒大亂於王弼者，似亦未可盡廢也。因竊記於此云云。

此篇乃朱子記晁氏語，而自加己語爲按。又有晁氏古易跋一篇，周易會通載於呂氏易後，王白田年譜備引之，茲再略引如下。跋云：

晁氏說與呂氏互有得失。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，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。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，則魏志之言甚明。馬融爲周禮注，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。馬鄭相去不遠，蓋倣其意而爲之。呂氏於此爲得之，而晁氏不能無失。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，猶若今之乾卦，彖象并繫卦末，而卒大亂於王弼，其說原於孔疏。孔疏之言曰：夫子所作象辭，本在經辭之後，至輔嗣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，此其以謂夫子所作原在經辭之後，爲夫子所自定，未免有失。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，則爲得之。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。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，古經之舊也。王弼注本之乾卦，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。坤以下六十三卦，又弼之所自分也。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，然於晉訓乃獨歸之鄭氏，而不及王弼，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。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，亦不知所以爲說，豈非闕哉。朱子爲學無所不備。上引關於易書版本源流之考訂，兼采晁呂，而折衷以定一是。其據詩疏，謂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，此乃有關經學上一絕大問題。故朱子治經，每能超越傳注

而直窮經文之本義。若使清儒亦瞭斯義，則決不當高抬漢學以自立門戶，亦可省却無窮之勞攘。朱子治易，分伏羲文王孔子易爲三，雖若猶拘舊說，要其分經分傳各自推求，實爲一極卓絕之見解。而謂易本卜筮書，亦可卽古易版本而得其堅確之證。

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。曰：且須熟讀正文，莫看注解。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，至王弼始合爲一。後世諸儒，遂不敢與移動。今難卒說，且須熟讀正文，久當自悟。六七

大概看易，須謹守彖象之言，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。後人看得不子細，好自用己意，解得不是。七三

須看得象占分明。七二

此皆朱子教人讀易之主要指示，如此自見易爲卜筮書，自可看出易之原來本義也。

語類又曰：

聖人要說理，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，何故怎地回互假托，教人不可曉。何不別作一書，何故要假卜筮來說，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。六六

若把做占看時，士農工商事人用得。若似而今說時，便只是秀才用得。古時人蠢

蠢然，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是，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。占得恁地便吉，恁地便凶。所謂通天下之志，定天下之業，斷天下之疑者，卽此是也。六六

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，此只是說蓍龜。七五

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本是說易，不是說人。七五
繫辭自大衍數以下，皆是說卜筮事，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，則如所謂動靜不居，周流六虛之類，有何憑着。今人說易，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，只是嫌怕少却這道理，故憑虛失實，茫昧臆度而已。七五

前人說易，皆從義理上探求，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，可謂石破天驚。欲明朱子此義，莫如依據古本周易，將經文與彖象文言分別讀之。雖似放輕了易中義理，實乃把握了易之真相。真相明，而其中義理亦隨而明。朱子於詩集傳，乃是以文學眼光說經而得此絕詣。其於易本義，則是憑古易版本，以校勘眼光說經，而證成此卓越之創見也。

朱子雖採取東萊之古易，然其說易則與東萊有一絕相違異之點。東萊極信伊川易傳，而朱子則否。語類有云：

呂伯恭教人，只得看伊川易，也不得致疑。某謂若如此看文字，有甚精神，却要我

活，做甚？六七

伯恭多勸人看易傳，一禁禁定，更不得疑。若局定學者只得守此箇義理，固是好，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，何緣會有聰明。六七

朱子爲學一遵二程，然語類記朱子說經與二程異見處，不下數百條。其於伊川易傳，每有不滿之辭。語類云：

伊川易傳，亦有未盡處，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，却輕之不問。六七

易傳說文義處，猶有些小未盡。六七

伊川易煞有重疊處。六七

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，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書。六七

易傳義理精，只是於本義不相合。易本是卜筮之書，卦辭爻辭無所不包，看人如何用。程先生只說得一理。六七

易傳須先讀他書，理會得義理了，方有箇入路，見其精密處。蓋其所言義理極妙，初學者未曾使着，不識其味，都無啓發。如遺書之類，人看著卻有啓發處。非是易傳不好，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。須是已知義理者，得此便可磨礱入細。此書於學者

，非是啓發工夫，乃磨礱工夫。六七

易傳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，若作易看，卽無意味。六七

伊川要立議論教人，可向別處說，不可硬配在易上說。六九

此諸條，謂易傳乃伊川一家言，非易之本義如此。此書於學者，非是啓發工夫，乃磨礱工夫。須是已知義理者讀之，方能磨礱入細。衡評之當，無懈可擊。

又曰：

凡說文字，須有情理方是。用九當如歐公說，方有情理。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。

六八

看易，先看某本義了，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。如未看他易，先看某說，却易看，蓋未爲他說所汨故也。六七

此條呂燾錄己未所聞，乃朱子年七十時語。朱子固是極推二程，然乃推其說理，非推其說經。朱子乃從理學上通經學，使理學經學可以先後一貫，而遂以重建儒學之傳統，此乃朱子在當時理學界一大功績所在。

語類又曰：

伊川見得箇大道理，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，不是解易。問：伊川何因見道。曰：他說求之六經而得，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，占地位了。六七

二程自謂求之六經而得，朱子則謂二程說經多與經旨本義不相應。如易傳，伊川以自己道理說易，不是易中原有此道理。然則二程究從何處得此道理來，朱子則謂乃其早年從濂溪處得來者爲主。此一分辨，極關重要。

語類又曰：

庚戌五月，初見先生於臨漳。先生曰：此事本無嶮崎，只讀聖賢書，精心細求，當自得之。今人以爲此事如何祕密，不與人說，何用如此。易自難看，易本因卜筮而設，推原陰陽消長之理，吉凶悔吝之道，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。待用心力求，是費多少時光。詩固可以興，然亦自難。先儒之說亦多失之。某枉費許多年工夫，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。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，且就現成道理精心細求，自應有得。待讀此四書精透，然後去讀他經，却易爲力。一五

此條徐寓錄庚戌所聞，朱子年六十一。朱子勸人且勿讀諸經如詩易之類，先從語孟學庸四書求之，其平易教人，確切指示，有如此。

語類又曰：

人自有合讀底書，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，豈可不讀。讀此四書，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，與其爲學之次序。然後更看詩書禮樂。某纔見人說看易，便知他錯了，未嘗識那爲學之序。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，不是教人底書。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，順詩書禮樂以造士，不說易也。語孟中亦不說易。至左傳國語方說，然亦只是卜筮爾！蓋易本爲卜筮作。六七

孔子當時教人，只說詩書執禮，只說學詩乎，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，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，元不曾教人去讀易。但有一處說五十以學易，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，不曾將這箇去教人。周公做一部周禮，可謂纖悉畢備，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，不似太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。六六

周官惟太卜掌三易之法。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，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，未嘗以易爲教也。六六

此皆極創闢又極平實之意見，宏識通論，前無人道。但亦有證有據，非憑空自標己意。

朱子於伊川易傳，亦有甚爲推尊之語。文集卷八十一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有云。易